

「忘記中國性」，然後呢？在分斷體制內的思考 “Forget Chineseness,” and Then ? Thinking within the Division System

劉世鼎¹

Shih-Diing LIU

這些年，Chinese已經成爲一個充滿歧義的名字，一個充滿各種情緒感受的身分標籤，從學術的角度其實不太好談。身分認同是被建構的，大概沒有人會否認，甚至在文化研究內被奉爲圭臬。但如果從「被建構」推導說身分認同是「虛構的」，我覺得是忽略了內在於主體過程的真實身體經驗和情緒感受。這是我讀完這本書後的一個主要觀感。

一、周子瑜和兩岸情緒政治

2017年11月間我收到這本書時，色彩鮮明、漫畫式的封面立刻吸引了我：眼睛被紅布蒙住的臺灣旅韓藝人周子瑜，流著淚說：「被道歉了，被做中國人了」。下面的標語則是：「今日周子瑜，明天就是你」。

即便周子瑜事件過了一陣子了，看到這個封面時，當時被媒體瘋傳的道歉視頻和網民揶揄的創意嘲諷，一一浮上心頭。視頻中，周子瑜戰戰兢兢地照著稿唸出她的懺悔：「中國只有一個，海峽兩岸是一體的，我始終

1 投稿日期：2018年1月31日。接受刊登日期：2018年5月29日。

作者感謝徐敏和史唯對本文修改給予的幫助，以及《文化研究》編委會提出的寶貴建議。

劉世鼎，澳門大學社科院教授

電子信箱：sdliu@umac.mo

爲自己是一個中國人而感到驕傲。」但周的表情和肢體語言告訴大家，這是一個被迫的表態。這個視頻迅速引起華人世界的議論，有人說，周子瑜和她的公司是迫於形勢，爲了人民幣而道歉，但這也顯示這個地區的認同政治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局面：一方面，民族認同的界定已經難以避免地和與中國有關的經濟利益綁在一起；另一方面，認同的「政治」，也隨著中國的崛起變得更突出、尖銳，從原本過去相對曖昧、含混的狀態，推向了需要直接明確表態、宣示的階段。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周子瑜事件也開啓了一種獵巫追殺式的政治「互動」模式：當某個個人或公眾人物因政治觀點被中國大陸官方及其社會代理人貼上「臺獨」標籤後，就立刻表示懺悔、道歉或澄清，以防被撤換或損害利益。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愛國主義式的抵制包含了演藝人員、普通民衆、媒體、網民和企業的共同參與。當大陸網民和媒體強調自己的情感被傷害時，另一邊的港臺也感到不被尊重和屈辱。

這種屈辱感愈來愈透過諷刺和遊戲的形式表現出來，兩邊相互挑釁。「被道歉、被做中國人」也成了揶揄這種強迫式懺悔的流行語。這個「被」字在港臺引起了極大的共鳴：除了源於被某種龐大無形的力量所強加的身分認同的被脅迫感和反感，還雜糅了言論自由被剝奪、無法自己決定自我身分、名字和命運的無奈感、無力感和憤慨。周子瑜成了「被中國壓迫」的象徵。不信任、不滿、嫌惡、敵意和怨恨在兩岸間流動。

二、我對本書的理解

在兩岸分斷體制下，向自己國家效忠和表態的行爲早已行之有年、各自爲政，爲何揮舞中華民國國旗的行爲仍然會引爆兩岸情緒？如果殖民主義和冷戰形塑的分斷體制造就了分裂的國家認同，一個人有沒有必要爲自己的國家認同（同時也是分斷體制造成的後果）道歉、懺悔？陳奕麟這本書，從一個人類學和文化理論的視角，讓我們以不同角度思考這些問題。這本書包含的內容很廣，以下我主要側重於它對於國家、民族主義、殖

民主義、資本主義和地緣政治的討論，然後再延伸討論關於中國崛起的意涵。先談談這本書為我們闡釋了什麼：

(一)、貫穿全書，陳的核心論點在於：文化不是純然政治中立的(132)，往往被用來強化國家的政治正確(184)。文化是國家霸權建構的重要資源。他的分析讓我們看到民族文化、民族主義和身分認同是和特定政權和統治目的纏繞在一起的：在面對國家統治需求時，文化傳統被選擇性地接合成為形塑被統治者自我意識、身分認同和世界觀的工具。進一步說，文化、民族和身分認同經常是被政權所操弄的，被選擇性地建構與使用來合理化、正當化和自然化統治和權力結構的規範性(normativity)。當國家政權面臨現代性的衝擊所產生的文化危機時，會汲取傳統、文化和歷史來作為打造民族、鞏固統治穩定的政治資源。換言之，文化和傳統是可以被國家、殖民者操弄的，其目的是為了強化統治的正當性和神聖性。這是一個將文化和傳統「民族化」的霸權建構過程，目的在於凝聚一個附從權威的、統一團結的政治共同體和政治認同。

透過細緻的論述分析，這本書展示了臺灣黨國體制如何透過建立文化權威來強化統治的正當性：例如，第一章描述了Chineseness在國民黨時代如何作為大論述(master discourse)並且被政治化(9)。到了民進黨執政後也沒有太大改變，基礎教育還是圍繞著民族認同的建構，打造民族的慾望依然沒太大的變化(52)。國、民兩黨的文化邏輯都是建立在典型的現代以文化民族主義為基礎的本質主義之上(68)。不同的是，由於臺灣本土族群情緒長期被壓抑，民進黨鼓吹另一套同質化的族群主義來對抗國民黨。周子瑜事件所引爆的認同衝突，說明了這一本質主義式國家建構的其中一個後果。

讀畢，我認為陳不外乎是想說明一件事：既然本土和民族意識是被人為建構出來的，就難以避免是想象的、虛構的、空洞的。他的分析策略是凸顯認同的虛構性和建構性，以及國家、政黨所扮演的形塑角色。從而可以得出的結論是，任何身分認同及其政治本身並不具有任何先驗及絕對的正當性和進步性。這不僅僅對於港臺極端本土族群主義或獨派的政治建構、或國民黨的中國論述，甚至是中國官方所倡導的民族主義，都有一定

airiti

的解釋力。特別是他對於兩蔣時期國民黨文化的政治建構的分析，有助於我們理解當前大陸官方所推行的恢復傳統文化計劃如何被用來捍衛自身政治意識形態和統治正當性。雖然兩者所處的脈絡和歷史經驗有所不同，但在「捍衛以傳統文化和中華文明之名」來形塑有利於統治的民族文化方面，值得借鏡。例如，儒家文化如何被政治化？傳統如何為政治意識形態提供一套哲學框架？

（二）、他強調地緣政治——包括冷戰、殖民主義、資本主義——對身分認同的打造起到關鍵的作用，但主要的行動者和中介者還是國家。以香港為例，殖民主義被視為是一套國家所主導的文化方案(77)，殖民政府的制度、政策和策略對於文化和認同的形塑非常關鍵。香港的身分認同除了受到英國殖民主義、冷戰、國共鬥爭和資本主義的影響，也和地方自治和民主化運動交錯在一起（第六章）。

如果國家扮演積極的角色，國家的思路是什麼、做了什麼、如何實施認同建構，也就成了思考重點。這也就涉及到了「治理性」(governmentality)的問題：國家治理的過程是複雜及多層次的，其治理策略不只是一套有利於統治的世界觀，還涉及到監控、規訓、儀式性的重複和日常行為準則的道德規範（第二章）。在香港，殖民政府會採納一些傳統元素或鼓勵自我治理來鞏固其統治（第四章）。陳的分析讓我們看到，國家權力的表現不僅僅針對領土行使主權，而是需要被擴大理解，包含多種形式（例如自我、家庭、教育、宗教等）、場所、空間、機構與社會關係。按Michel Foucault(1926-1984)來理解，治理就是各種實踐和活動所構成的，涉及到民間社會私領域，包括個體行為與自我和他者的認知。陳基本上採用了Foucault式的思考，展示了本土和民族意識的發展是不同力量建構、拉扯的結果。更確切的來說，本土意識的興起，是一個由國家、殖民者、政黨、媒體、教育、學者、基層組織和資本所共同構成的體制，其透過繁複的手段、儀式和身體規訓打造而成。他讓我們看到國家機器如何利用社會機構（例如學校）進行微觀的治理，以潛移默化的方式產生政治作用。他對於具體歷史脈絡（特別是臺灣國民黨和香港殖民政府主政

時期)內在實踐和權力關係的揭露,實際上就是對那些被視作理所當然、不證自明的說法、道理和大敘事,提出了質疑。透過展示在地實踐的特定性,他的分析解構了國家大敘事的權威、崇高和神話。

如果順著陳的思路來理解,周子瑜事件是多重歷史力量和國家權力作用在不同民族群體身分認同的結果。由於身分認同是一個長期積累、建構的過程,因此他稱之為「認同化」(identification, 239)。兩岸民衆的民族情緒、文化想象和衝突,大體上可以理解為長期以來各自政權灌輸的特定民族認識、身分認同,對於身體和行爲的規訓,以及地緣政治版圖變化所致。由於特定的情境會限制認同建構的選擇和策略(129),兩岸之間文化脈絡的差異,自然會形塑迥異的認同軸線,產生文化衝突矛盾,也就不難理解了。

三、解構的局限性

周子瑜事件所暴露的問題是,這個地區的身分認同和民族主義不但沒有隨著全球化和經濟整合消解,反而更爲強烈,只是表現形式變得更爲複雜了。儘管國共兩黨近年來不斷追求表面上的和諧,以經濟置換或消解政治敵對,實際上也沒有完全化解兩岸之間的對立。這種「非此即彼」、截然二分的認同衝突強化了既有的二元對立和敵對性,從而進一步強化了歐美中心主義及這個區域的分斷體制,形成一種相互構成的關係。但陳的分析似乎沒能夠從一個更寬廣的分析視野來解釋身分認同危機與現代性的關係。簡單來說,我認爲「西方」仍舊是理解Chineseness一個重要的參照系,但這本書似乎未能把這點抓出來解釋各種認同實踐。

首先,陳沒有點出、也沒有說透的是,無論是國、民兩黨,還是大陸官方,他們的文化建構都是對於廣義來說的西方、歐美、白人歷史支配的回應,都是努力適應、克服西方現代性的嘗試。全球化強化了這些趨勢。其中一個主要特徵就是強調自身的差異,於是就有各種圍繞著文化差異所接合的論述和政治。具體表現形式包括對「本土在地」和族群的強調,以

及民族認同占支配地位(Hall 1996: 618, 623)。在大陸，具體表現在對「大一統」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執著；在港臺，這具體表現在獨立意識和分離主義的瀰漫，以及新種族主義的興起。這些思潮的共通性在於都在尋求一種純粹的、均質的、族群或種族式的完整自我認同感和主體性，只是表現形式和訴求有所不同罷了。²

與此相關，陳的解構式分析也未能觸及到「大一統」式的民族主義，或本土主義、臺獨港獨的情緒結構，以及和西方現代性的內在聯繫（或共謀）。為什麼港臺普遍存在「戀殖」式的惆悵？當然我們可以說是因為特定的歷史經驗所致，但動力是什麼？政府和社會機構的心態及衍生的治理策略如何強化了這種認同？在臺灣，「先進」是以能夠上CNN或BBC，得到奧斯卡或諾貝爾獎，打進NBA或大聯盟為標準來衡量的。在香港（以及近年的澳門），「專業」及「高等」的評判標準仍舊是美國名校畢業或是歐美認可的知識體系。和臺灣不同，港澳是在中國主權統治下延續、強化這種治理心態的。在中國大陸，一邊是對文化自信的強調，另一邊則是拿美國名校名人做招牌，培養一群又一群錢理群先生所說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Forget Chineseness》這本書沒有追問的是，難道模仿西方、成為西方、尋求西方的認可和讚揚，不是和兩岸身分認同的建構交織在一起的嗎？我覺得思考身分認同，還是不能忽略從18世紀末開始的西方支配所產生的文化和心理效應（賈克 2010）。近代西方現代性在亞洲的支配和中國式帝國瓦解所引起的一連串崇拜、羨慕、自卑、受害、厭惡、鄙視、屈從、壓抑……等深層的集體情緒，難道不是思考身分認同的要素？

2 前陣子朋友轉來上海一個學術會議議程，裡面的題目包括：中國的「文化基因」、「文化自信」、「讓世界浸染在中國故事中」、「中華文化自覺、自尊、自信及其世界價值」、「積極打造中國學人才培養」、「中國文化何處尋」、「文化走出去」和「中國文化傳播困境」。但中國文化有基因嗎？中國文化是一個固定不變的東西嗎？中國文化的存在只是為國家服務嗎？這種強烈的要向世界展示自己、證明自己的慾望，歸根究底還是西方現代性造成的心理效應。

四、情緒的重要性

這本書似乎未能觸及和梳理身分認同建構過程中的情緒問題。藉著回應這本書，容我多說一點為什麼文化研究需要更關注「情緒」，而不只是將其看作理所當然或表面的東西，或只是心理反應。我想強調的是，身分認同不只是被灌輸、或想像的，同時也是感覺的、情緒的。文化研究雖然非常關注身分認同相關議題，但偏重「認知」層面，忽略了情緒對身分認同、文化心理和思考方式、公共論述和政治實踐起到的構成作用(Harding and Pribram 2009; Mouffe 2013; Ahmed 2004)。關於身分認同的研究也嚴重忽略了情緒在國家治理、認同傾向、文化生產、集體記憶和社會運動起到的關鍵作用。情緒能產生不同的社會想像、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情緒也是充滿能量和爆發力的，就像Mouffe(2005: 27)引用Yannis Stavrakakis所說，「認同化的社會政治形式之所以能夠持續，在於他們為社會行動者提供了一種快感(jouissance)」。國家當然起到關鍵的作用。反之，一旦國家無法持續提供一種快感、激情，認同隨時可能會崩解。

情緒是被歷史所形塑的，情緒也在形塑歷史。情緒會導致不同的政治主張（如本土、獨立、反帝）或行動（如街頭抗議、戰爭、侵略），並形塑出迥異的歷史敘事和集體記憶。港臺兩地年輕人的身分政治就是最鮮明的例子。主權轉移，或市場和經濟條件的變動導致原有地位受到威脅或身分的喪失，往往伴隨著不安、恐懼和憤怒，並強化對特定移民的敵對排斥，甚至是仇恨。³資源分配不公、就業困難、薪水低、買房難會導致擔心、挫敗、痛苦、沮喪、恐懼和絕望，也可能驅使街頭行動，若不能緩解，往往會演變成暴力衝突。這些情緒也常被社運團體或政客利用來進行政治動員。⁴在中國大陸，愛國主義的狂熱構成了一個龐大的「感覺社群」(Berezin 2002)。民族主義不只是一套認知和價值取向，同時也包含了各種情緒：愛恨交織、不安、渴望、憤怒、嫉妒、羨慕、尊嚴、悲傷、自

3 有關改變或地位喪失與情緒的關聯，見Demertzis(2013)、Kemper(2002)。

4 情緒和抗議行動的關係：見Goodwin et al. (2001)。

卑和羞恥感。另一方面，城市裡被歧視的農民工普遍對未來感到惶恐不確定，也促使他們採取各種方式來確保自己的權益。這些多樣情緒既是特定文化、權力關係和治理方式的產物，卻也創造了新的政治可能性並產生了廣泛而多重的效應。此外，情緒可以是社會改造的動力，可以根據不同需要、跟不同論述接合並產生公共效應。

然而有些情緒也會使人變得狹隘。負面情緒可能會造成緊張、敵對和政治困局。恐懼是近年來在兩岸間流動的主要負面情緒，包括被中國大陸欲取代並控制、強大的人口競爭、失業的不安全感和恐懼等等。恐懼有很多類型（如對未來的恐懼、對政府的恐懼、對就業的恐懼等）並由多重因素造成，但總的來說可以歸結源於財富、權力和地位的不平等 (Barbalet 2002; Robin 2004)，處於不穩定的狀態，或是與他者的互動過程中產生被威脅感 (Demertzis 2013)。恐懼是對於未來負面的感受，和心理不安是聯繫在一起的，也經常伴隨著忿恨。恐懼會限制了理解他者、或從他者角度設想的能力，或者以極端的民族主義或種族主義為表現形式。最常見的方式就是確認出「威脅」，區分誰是「外來者」、「掠奪者」，誰在威脅「我們」 (Ahmed 2004: 72)。但恐懼並不局限於個人和社會，國家和政治精英也有其恐懼，特別是原有的權力或優勢地位出現變化的時候。例如在中國大陸，對政權正當性和穩定的擔憂、焦慮和恐懼促使統治者對社會採取進一步的監控或強化安全措施，也就是Berezin(2002)所說的「不安全的國家」(insecure state)的體現。一個不安的國家也會以各種手段製造恐懼、不斷確認、尋找新的「敵人」（包括內部和外部的）和仇恨對象來鞏固其統治。Mouffe是這麼描述的：

民族主義能夠輕易地被轉化成敵對性……當另一個民族被理解成威脅了我們的快感(enjoyment)的時候，民族主義式的仇恨就浮現了……社會群體回應快感的匱乏的方式是將其歸因於一個把它「偷走」的敵人。(Mouffe 2005: 28)

民族主義常見的表現形式是憤怒。無論是民族主義還是社會抗爭的憤怒情緒，往往與在交往過程中長期累積挫敗感有關。在中國大陸內部，憤怒主要來自於和地方政府打交道過程中出現的挫敗感。一旦為政者被認為

偏離了道德責任和「善治」的道德原則，挫敗感和憤怒會產生爆炸性的效果(Tong and Lei 2014)。簡言之，文化研究需要承認情緒和情感起到的積極或消極作用。

五、新動向

從情緒的視角來理解的話，近幾年中國大陸和港臺在世界體系中的鬥爭，出現了一些新的趨勢。其一，大陸更強調國家主權、保護領土完整和統治的權威，港臺的情緒反彈也更大。結果，無論是大陸還是港臺，以特定情緒所驅動的「文化差異」論述和宣稱（「中國」相對與「西方」，「港臺」相對於「中國」）來強化正當性的後果之一，就是身分認同的思考和論述變得更為單調、固定和本質化——強調文化本真性(authenticity)、民族共同命運和使命感，建構以族群、血緣、出生地為核心的共同體，強調效忠國家或凸顯統一連續的歷史文明和起源。這些認同傾向都可以被看作是世界體系支配邏輯下的產物，但極端一點的後果卻是撤退到無法協商的道德立場或本質主義位置，或在情緒驅使下以政治正確取代思考，更難達到相互理解。

其次，中國大陸在世界霸權鬥爭中，開始更明確地尋求文化「軟實力」，而文化、文明、傳統習俗和族群，也成為發展軟實力的要素。現在的大陸政府，明確地以中國文明守護者自居，強調中國文明的統一性和使命感，以文明統一的神話來作為組織民族認同的合法性基礎。但對於臺灣，大陸也必須面對國民黨過去賴以維繫的中華文明大論述逐漸瓦解的事實。香港雖然缺乏這種建構和基礎，但英國殖民留下的文化烙印、香港現代化經驗和民主訴求，顯然與官方文明大敘事格格不入。面對港臺不同的身分認同軸線、歷史經驗和政治組成，強調文明基礎的國家主權，如何面對兩地文化的異質性？如果「五千年歷史文明產生了強烈的統一和認同感」（賈克 2010：49）的確存在，港臺的人口組成是否也具有相同的民族文化認同和內聚力？兩地的民主文化，是否能夠接受一個高度集權、強

勢干預的政府？陳奕麟的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因為他們有各自的建構和經驗，難以調和。的確，無論是作為「人民」還是「公民」，言論自由、政治參與權、對國家的監督、居住權、工作權、生存權等等，都是現代國家治理所需要面對的問題。逐漸資本主義化的中國大陸，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就是社會不公正不平等。香港就是最極端的例子，但市場競爭、適者生存的資本主義邏輯，如何與儒家所強調的政府道德責任和「善治」相適應？在中國歷史上，民族主義包含了對國家的批判和對民主、社會公平的要求，這些都應當被找回來。統一和政治穩定的前提是認同，但認同不是光靠文明、文化和傳統論述就能打造的。「以人為本」、「共同富裕」、「為人民服務」的說法，還有儒家強調減少不平等、仁愛、以德服人、德治、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和而不同與民本思想，如何具體落實？如何體現在民衆日常生活中？儒家對服從權威、道德、和諧與秩序的強調，如何面對在分斷體制間流動的疏離、猜疑和憤恨情緒？在我看來，這些問題和Chineseness脫不了關係。

Forget Chineseness 試圖要從中國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逃逸出來，想要超越Chineseness。但解構之後，出路在哪裡？如何超越？改造社會的主體在哪裡？坦白說，讀完這本書後竟有種無力感，不知道出路在哪裡。這多少也說明解構式的、執著於各種特定性(particularities)的文化分析除了拆解一切大敘事的論述形構並指出其虛構性，似乎欠缺一些積極性和理想（或許作者本身並沒有這個意圖）。也許除了解構之外，我們需要的是建構和願景。與其說要超越Chineseness，我更以為如何進入歷史當下介入Chineseness的建構才是要務。⁵即便認同是建構的、會隨著社會情境而改變，「但這不意謂源自於深遠和非長期影響的文化特質……不會從過去持續而來，並對現在留下痕跡。」（賈克 2010：153）。這不是要找回本質主義，而是要正視歷史留在我們身上的烙印。如果說中華文化的確有某些獨特性和遺產，如何把這些獨特性和遺產轉化為社會和世界改造的資源、

5 前段時間所謂「低端人口」爭議在華人界所引發廣泛的批判，不正說明了「文化中國」這個想像的空間，是有包含平等、正義的內容和訴求嗎？

推動社會和世界進步，才是正道。也只有這樣，Chineseness才能獲得更積極普遍的意義。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Jacques, Martin (賈克) 著，李隆生(Lee, Lung-Sheng trans.)譯。2010(2009)。《當中國統治世界》*Dang zhongguo tongzhi shijie*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臺北(Taipei)：聯經(Linking)。

二、英文書目

Ahmed, Sara. 2004.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New York: Routledge.

Barbalet, Jack. 2002. "Introduction: Why Emotions Are Crucial," In *Emotions and Sociology*, edited by Jack Barbalet, pp. 1-9. Oxford: Blackwell.

Berezin, Mabel. 2002. "Secure States: Towards a Political Sociology of Emotion," In *Emotions and Sociology*, edited by Jack Barbalet, pp. 33-52. Oxford: Blackwell.

Demertzis, Nicolas, editor. 2013. *Emotions in Politics: The Affect Dimension in Political Tens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Goodwin, Jeff, et al. 2001. "Introduction: Why Emotions Matter," In *Passionate Politics: Emo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edited by Jeff Goodwin et al., pp.1-24.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all, Stuart. 1996.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Modernity: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Societies*, edited by S. Hall et al., pp.595-634. Oxford: Blackwell .

Harding, Jennifer and E. Deidre Pribram. 2009. "Introduction," In *Emotions: 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edited by Jennifer Harding and E. Deidre Pribram, pp.1-23.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Kemper, Theodore D. 2002. "Predicting Emotions in Groups," In *Emotions and Sociology*, edited by Jack Barbalet, pp. 53-68. Oxford: Blackwell.

Mouffe, Chantal. 2005. *On the Political*. London: Routledge.

—. 2013. *Agonistics*. London: Routledge.

Robin, Corey. 2004. *Fear, the History of a Political Ide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ong, Yanqi and Shaohua Lei. 2014. *Social Protest in Contemporary China, 2003-2010*. London: Routledge.